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四　定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侵齊(無傳)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無傳)曹伯露卒(無傳四年盟臯鼬)

疏注四年盟臯鼬正義曰露以昭二十八年即位三十二年諸侯之大夫盟于狄泉魯曹俱在時以未告公孫公若故不書於經杜蓋以此故不數之四年盟臯鼬四年二月陳侯吳卒其年盟于臯鼬自爾以來唯有此盟耳

夏齊國夏帥師

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公至自瓦無傳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無傳四年盟臯鼬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兩事故日遂葬曹靖公無傳疏靖公正義曰謚法共以解信曰靖九月葬陳懷公無傳三月而葬速疏懷公正義曰謚法慈仁短折曰懷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無傳結叛晉曲濮衛地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疏注從順至先公正義曰傳言順祀是從爲順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升僖於閔

閔先爲君逆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
是順也廟主失次唯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唯閔僖耳躋
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者止升僖公之
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
以親盡故通言先公此言從祀躋僖公不言逆祀者此從
祀因躋僖公之文故省略言從祀至於躋僖公文無所繫
不知逆祀何公且見是親廟不可言先公故指僖言之而
言躋也然則此以親盡故通言先公下桓宮僖宮災彼亦
親盡言桓僖者彼據災之所在
須指言其處與此體例不同

盜竊寶玉大弓

盜謂
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竊寶
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注盜謂至繁弱

正義曰傳言陽
虎取寶玉大弓以出是盜謂陽虎也公羊傳曰盜者孰謂
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
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其說
將殺季氏亦與左傳大同春秋之例再命之卿始得名氏

書經陽虎季氏家臣以賤名氏不見故書曰盜盜者賤人之稱以此寶玉大弓必是國之重寶歷世掌之故自劉歆以來說左氏者皆以爲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所以分魯公也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彼不知魯有先王分器謬爲言耳且所盜無龜知其並是妄也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門士皆坐列言無鬭志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爲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爲異彊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齊人斃仆也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顏息

射人中眉顏息魯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爲殿傳言魯無軍政

法顏高至異彊　正義曰漢書律歷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由此而言龠之所容重十二銖合龠爲合兩之爲兩則合重一兩升重十兩斗重百兩斛重千兩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爲二千八百八十兩於量爲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此亦未爲彊矣而魯人傳而觀之故杜以爲古稱重故以爲異彊計古稱亦準黃鍾之重爲之而

[illegible]重於今者權量之起本自黃鍾而世俗不同每有改易[illegible]稱齊舊四豆陳氏皆加一焉是其不必常依古也近世以來或輕或重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隨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則古時亦當然杜言古者謂此顏高之時爲古弓非言自古稱皆重也　俱斃至頻殪　正義曰釋言云斃仆也孫炎曰前覆曰仆吳越春秋稱要離謂吳王夫差曰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仆然則仆是前覆偃是卻倒此顏高被擊而仆乃轉而仰且射子鉏猶死言其善射之功然也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儋翩之黨穀城在河南縣西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傳終王室之亂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

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六年）獻子私謂子梁（獻子范鞅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弃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大行（大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爲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郛郭也）主人焚衝

衛戰車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遂毁之毁郛主人

出師奔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陽虎偽不見冉猛者

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猛逐之顧而

無繼偽顛逐廩丘人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非勇苫

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苫越苫夷陽州之役獲

焉名之曰陽州欲自比僑如

疏主人出師奔正義曰賈逵以爲主人出魯師奔走而郤退言魯無戰備也劉炫云杜亦不勝舊今杜必異於賈以爲後師奔走往助之者若如賈言魯師奔走則是被敗而還下傳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於時不敗故猛得逐廩丘之人是賈言非也夏齊

圍鄆高張代我西鄙報上二侵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竟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 注救不至入竟 正義曰春秋諸侯相救皆書於經此救亦當書之不書者齊師聞晉來救已去魯地晉師未入竟不成爲救故不書也公會晉師于瓦瓦是衛地公往衛地會晉師是其未入竟也 注禮卿至略之 正義曰禮卿執羔大夫執鴈周禮大宗伯文也魯則同之蓋命卿與大夫俱執鴈今見士鞅執羔始知執羔之尊於是方始尚羔令卿執之訖禮歷久也傳言於是始尚羔必往前不執羔矣但往前所執

將如先儒各以意說賈逵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
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雁魯庶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
至延乃始復禮尚羔案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雁
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賈何以討命高下互稱禮乎傳言始
尚羔者當謂舊賤羔今予尊之耳若本僭孤禮皆執皮帛
當云始復用羔不得云尚也若改僭從禮得名為尚則初
獻六羽何以不言始尚六佾也以尚言之足知魯卿舊執
非皮帛矣鄭衆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雁諸侯之卿當
天子之大夫故傳曰唯卿為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僭天子
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記禮所從學案禮傳及記天
子之臣與諸侯之臣所執無文也周禮掌客凡諸侯之
禮上公及侯伯之下皆云卿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執羔
不執雁又士相見者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經曰下大夫
相見以雁上大夫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必執羔矣安在
於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是則背明文而用肺腸也
天子諸侯之臣所異者士相見之禮羔雁皆云飾之以布

而此禮云飾羔鴈者以繢鄭玄云此爲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大夫之臣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諸侯之臣則用布不畫所異唯此而已其執不爲異也傳文之乖於禮者爵從卿也皆當執羔趙鞅荀寅不應執鴈此是當時之失失於偏下以晉卿失於偏下魯卿不應僭上益明賈言魯卿舊執皮帛非其義矣魯人於是始知執羔爲尊或亦效晉唯上卿一人獨執羔耳未必所能如禮諸卿皆執羔也此經言公會晉師不言公會士鞅傳二十九年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故杜云卿不書禮不敢公史略之劉炫云案宣元年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敢公略稱師乎今知不然者以宣元年諸侯俱在又文連伐鄭故言師會此則公之獨會晉師又無征伐之事故以爲卿不書禮不敢公史略之劉以此與宣元年並取於師會以規杜氏非也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自瓦還就衛地盟趙簡子曰羣臣誰

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之）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擠也血至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入故）公以

晉詬語之（詬恥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爲質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日）公朝國

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爲周報之遂侵衛討叛

疏注盟禮至請之　正義曰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請執牛耳請使晉大夫執牛耳周禮戎右云盟則贊牛耳鄭玄云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尸盟者執之襄二十七年傳曰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主備辦盟具宜執牛耳哀十七年傳曰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

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鄫衍吳爲盟主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發陽宋魯衛三國衛爲小蒙則齊魯二國魯爲小皆是以小國執牛耳而所然者涖之以主次同盟者今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爲盟主宜涖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 注捘擠也 正義曰說文云推排也排擠也捘是推排之意故爲擠也昭十三年傳言擠于溝壑謂被推入坑也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魯爲晉討衛 季寤 季桓子之弟 公鉏極 公彌曾孫桓子族子 公山不狃 費宰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 輒叔孫氏之庶子 叔仲志不得志於魯 志叔孫帶之孫皆爲國人所薄 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

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于僖公（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

壬辰爲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越陽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暫也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對曰臣聞命後後猶晚也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

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僞築室於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騁馳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

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欲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於召死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嘻懼聲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不敢殺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叛不書略家臣

疏禘于僖公　正義曰釋例曰大祭于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然則禘者審定昭穆之祭也今爲

順祀而禘于僖公則是并取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是為用禘禮也計禘禮當于大廟今就僖廟為禘者順祀之義退僖升閔懼於僖公之神故於僖廟行禘禮使先公之神徧知之禮祭尊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上從大廟而食今從上世之主下入僖廟知之當時所為非正禮也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義亦然也 而先至繼之

正義曰而女也言女先祖以來皆為季氏忠良之臣女今不良反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 注微召至召死 正義曰微召也釋言文陽虎召季孫欲殺之今既得脫魯人歡喜季孫免於召死之事何暇追我劉炫云陽虎召季孫欲殺之則召季孫為召死季孫得脫必入喜魯人開我出去喜於召死言人人皆喜於季孫

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 歂駟乞子子然也為明年殺鄧析張本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無傳四年盟皐鼬【疏】注四年盟皐鼬 正義曰董以昭二十九年即位三十二年大夫盟于狄泉出未告公而公薨故不數

得寶玉大弓 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

六月葬鄭獻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疏】獻公 正義曰謚法博聞多能曰獻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疏】注五氏至次告 正義曰傳言齊侯伐晉夷儀乃與衛侯次于五氏次既告則伐亦應告故杜以爲諱伐盟主在以次告知非不告伐故不書者若全不告魯容可不以伐告今既以次告魯何意告次不告伐明以衛新叛晉人與與晉親故恥以伐告唯告次耳劉炫以爲不告伐故不書而規杜氏非也

秦伯卒 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冬葬秦哀公 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戌曾孫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怨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旣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己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

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也竿旄詩者言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

伐召伯所茇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詞大叔為政鄭所以衰弱

【疏】注鄭析至竹刑 正義曰昭六年子產鑄刑書於鼎今鄧析別造竹刑明是改鄭所鑄舊制若其君命遣造則是國家法制鄧析不得獨專其名知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書之於竹謂之竹刑駟歂用其刑書則其法可取殺之不為作此書也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為私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駟歂不矜免之耳 君子至可也 正義曰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鄭玄云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是賢能之

人當議其罪狀可赦則赦之今鄧析刳刑有益於國即是有能者殺有能之人是不忠之臣君子謂子然於是爲不忠也國之臣民誠有可以加益於國家者取其善處棄其邪惡可也雖知其邪而棄而不責所以勸勉人使學爲善能也　注詩邶至所欲　正義曰邶風靜女之篇也於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人欲得貞靜之女以配國君易去無德之夫人也篇有三章其一章云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其二章云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者筆赤管也必用赤者示其以赤心正人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執赤管之筆記妃妾善惡進御之法所以規誨人君也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之事事之常耳無可特善彤管記事乃是婦人之大法本錄靜女詩者止爲彤管之言可取故全篇取之不棄上下之二章也其女史所書之事毛傳有其略也毛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

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注詩鄘至存身　正義曰詩衛風干旄之篇也於是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其詩言大夫之好善者乘駟馬建干旄就賢者謀國事焉云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其末句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姝順貌也賢者見此好善美其共順言已寡知復何以告之自恨無可告之明其無所吝惜本錄干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故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君子引二詩以譏子然也　詩云至所茇　正義曰詩召南甘棠之篇也蔽芾小貌甘棠杜也茇草舍也召伯之聽獄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故愛其樹彼蔽芾然小者甘棠之樹也勿得翦削之勿得伐斫伐之此乃是召伯舍息之處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益近用而秖孫名故歸之）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爲人用者也）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俘爲戰獲）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

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欲絕追者[illegible]

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蔥靈輜車名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

疏凡獲至曰獲　正義曰器用者謂器物可爲人用凡獲此器物之用者謂之爲得也得用者謂將此器用以得於物焉謂之爲獲劉炫以爲得用焉曰獲謂得此可用爲器之物謂之爲獲若麟之皮角之屬以杜解爲非今知不然者案春秋書獲唯有囚俘因俘不可以爲器物除囚俘之外唯有獲麟麟爲靈獸帝王所重不可以鳳羽麟皮以飾器物劉以麟皮亦堪爲器而規杜氏非也　注蔥靈輜車名　正義曰說文云輜輧衣車也前後有蔽賈逵云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然則此車前後有蔽兩旁開蔥可以觀望蔥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名蔥木爲靈子其內容人臥故得寢於其中而逃　其世有

亂平（正義曰言其當世將有亂也）秋齊侯伐晉夷儀（爲衛討也）敝無

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室之爲取婦）曰

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

（還取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闘）

（死於門屋霤下也）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己先登）犂彌

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

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請以讓之下入城也）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

（下亦錚也）書與王猛息（戰訖共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斂

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欲甲起欲擊猛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己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晉車千乘在中牟從夷儀也今熒陽有中牟縣迥遠疑非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

而驕其帥又賤（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晳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貺賜也）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

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禭之禭衣也比殯加禭深禮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疏注為衛討也　正義曰往年衛侯叛晉叛晉必當事齊下文衛侯會之知是為衛討也　使登者絕而後下　正義曰言使登城人絕皆上訖然後與書下遂自下亦謂書而先下　如驂之靳　正義曰詩云兩服齊首兩驂鴈行鄭玄云兩服中央夾轅者然則古人車駕四馬夾轅二馬謂之服兩首齊其外二馬謂之驂驂首差退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胷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胷胷上有靳故云我之從子如驂馬當服馬之靳杜言靳車中馬也言靳是中馬之駕具故以靳表中馬詩云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是名服馬為中馬也

注本焚至非也　正義曰此中牟在晉竟內也趙世家云獻侯即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又云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杜言今熒陽有中牟縣謂此河南之中牟也晉世分河南爲熒陽郡中牟屬焉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竟所及故云迴遠疑非也又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得都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此言晉車在中牟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肸爲中牟宰與趙獻侯所都中牟或當是一必非河南中牟當於河北別有中牟但不復知其處耳有臣瓚考不知其姓或云姓傅作漢書音義云臣瓚案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爲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衞侯如晉過中牟案此之中牟非衞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温水之上瓚言河南中牟非此中牟誠如其語謂此中牟當在温水之上不知其所案據也　注城謂至郭書　正義曰杜見傳言帥賊則云

是求非昔劉炫云案上伐夷儀乃齊侯親兵所陳東郭書之事非是將帥杜何知帥謂東郭書若東郭書爲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晳幘而衣貍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且書若爲帥被晉之敗何故君以爲功而更受賞乎今知劉難非者以此云克城而驕其帥又賊文既相連止是一事克城謂克夷儀其帥則克城之帥上克城之事郭書先登故知郭書爲帥身先士卒也僖三十三年晉侯親自敗狄而郤缺爲將成十六年楚子親戰鄢陵而子反爲主今齊侯雖伐夷儀郭書何妨別爲元帥戎事上下同服故逢丑父得與齊侯易位郭書雖爲元帥軍衆之內齊侯容或不辨齊侯賞其先登之功不責其後敗之罪故以爲帥謂東郭書劉難此諸事以爲更有別帥而規杜非也　注晳白至裘也　正義曰詩君子偕老之篇說夫人之美云揚且之晳晳是面白之名故爲白也說文云齵齒相值也言齒長而白上下之齒相當也說文云製裁也衣貍製謂著貍皮也裁皮著之明是裘矣故以製爲裘也月令孟冬天

子始裘傳言秋齊侯伐夷儀周之秋未寒而衣裘者哀二
十七年傳言陳成子衣製杖戈文在秋上製亦裘也然則
在軍之服或臨時所須不可以寒暑常節約之　注給其
至役事　正義曰一人得之則以五家給所得者令常不共
國家役事服虔云是時齊克夷儀而有之既爲齊有故齊
得役其徭役也然夷儀故邢都也邢滅入衞後乃屬晉自
齊而伐夷儀其入晉竟深矣不必永爲齊有當時暫得之
耳　注襚衣至厚之　正義曰送死之禮衣服曰襚故以
襚爲衣也公三襚之則明三時與衣自死至殯有襲與小
斂大斂比殯三加衣也無存舊是賤人蓋初以士服次大
夫服次卿服也下與之犀軒犀軒是卿車明三襚終以卿
服　注犀軒至爲蓋　正義曰說文云軒曲輈也謂軒車
有藩蔽也下云齊侯欲諸大夫之軒踈意茲乘軒意茲非
卿也傳稱晉朝乘軒者三百人詩毛傳云大夫以上赤芾
乘軒大夫亦乘軒矣指言卿車者言以貴者賞之也魚軒
以魚皮爲飾犀軒當以犀皮爲飾也考工記車人爲蓋不

言有曲此云直蓋戎時有曲直
故云直蓋高蓋亦謂車蓋也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平故公至自夾谷無傳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

【疏】注三邑至魯田　正義曰傳言孔丘使玆無還揖對齊要令反汶陽之田乃與之盟齊人爲是歸此三邑知三邑皆汶陽田也土地名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則汶水發源東北而西南流也水北曰陽此三邑皆在汶水北近齊齊與[illegible]虎出奔取鄆已有今服義而歸魯也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季氏世脩其德不應失其采邑則此汶陽之田當

爲季氏采地今復有此三邑者汶水之北皆名汶陽其地多矣蓋季氏私邑之外別有此田也龜山名也山北曰陰田在龜山北其邑卽以龜陰爲名故云三邑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叔孫氏邑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宋樂大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書名罪其稱疾不適晉宋公子地出奔陳貪弃馬以距君命書名罪之也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無傳安甫地闕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與也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彄皆爲國卿不能匡君靖難而爲辰所牽帥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疏注暨與至之也　正義曰暨與也釋詁文凡大夫出奔書名皆是罪惡故杜迹其爲罪之狀解其書名之由地既出奔辰爲之請請而不許是虛其請也公唯不許而已未嘗責其妄請不被追逐自忿出奔是辰之罪也釋例曰宋辰率羣卿以背宗國披大邑以成叛逆故以首惡稱弟是言稱弟不首惡也杜知是首惡者以其特云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是辰牽率仲佗石彄故云首惡也若不爲首惡當如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楚不須暨字以間之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相會儀也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

必得志焉 萊人齊所滅萊夷也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 以兵擊萊人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 裔遠也 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 盟將告神犯之爲不善 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辟去萊兵也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 如此盟詛之辭 孔丘使玆

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絜故略不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典）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

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文倒者次魯事

疏 注萊人至夷也 正義曰襄六年齊侯滅萊萊東萊黃縣是也地在東邊去京師大遠孔丘謂之裔夷之俘言是遠夷四俘知是滅萊所獲此人是其遺種也齊不自使齊人而令萊人劫魯侯者若使齊人劫兵則魯亦陳兵當之無由得劫公矣使此萊夷望魯人不覺出其不意得伺間執之

裔不至亂華 正義曰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萊是東夷其地又遠裔不謀夏言諸夏近而萊地遠夷不亂華言萊是夷而魯是華二句其旨大同各令文相對耳 注須齊至不書 正義曰齊魯既平當兩相從意齊人既令魯以三百乘從魯不可即拒故須齊歸汶陽之田乃當共齊三百乘之命則得

汶陽之田足當三百乘也賈逵云不書盟諱以三百乘從齊師其意以宜十年盟于黑壤而不書經傳言晉侯之立也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不書盟諱之也緣彼有諱謂此亦諱案此會孔丘相反汶陽之田以共齊命孔丘意也得其三邑而以三百乘從之為相當矣於魯不為負何以諱其盟即以三邑田少不足以當三百乘孔丘不應唯令反此而已今令反此共命必其足以相當何以諱其從齊也若三百乘從齊必是可諱孔丘為相義不能拒則孔丘為有罪矣何貴乎聖人也故杜以為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絜故略不書辭似曰夾谷之會齊侯劫公孔丘以義叱之以兵威之將盟又使茲無還責侵田拒齊之享屈彊國正典儀此聖人之大司也徒以二君雖會而兵刃相要二國微臣共終盟事故賤而不書非所諱也舊説同於黑壤之辱為負仲尼也

注犧象至罄也　正義曰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衆云獻

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阮諶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當尊腹上畫牛象之形王肅以爲犧尊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大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牛形而背上負尊古器或當然也周禮大司樂云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圜丘方丘皆是野澤二者並是大祭必當備設尊俎而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者彼是禮之大者自可依禮而行尊得出門樂得野合此言不出門不野合者謂享燕正禮當設於宮內不得違禮而行妄作於野耳非謂祭祀之大禮也諸侯相見之禮享在廟燕在寢不得行於野僖二十八年晉侯朝王于踐土王享醴命之宥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如此之類春秋多矣或特賞殊功或畏敬大國皆權時之事非正禮也此時齊魯敵國釋怨和

平未有殊異之歎無假非常之事孔子知齊懷詐虛其[illegible]
褒託正禮以拒之故言不野合　注陽虎至魯事　正義
曰八年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伐陽關陽虎奔齊其
時虎以讙去鄆與龜陰亦從之皆爲齊所取至今始歸之
歸田之經在趙鞅圍衛之後與傳文倒者傳
次魯事進此歸田於上令與盟事相接故也　晉趙鞅圍
衛報夷儀也　前年齊爲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爲報　初衛侯伐邯
鄲午於寒氏　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　城
其西北而守之宵熸　午衆宵散　及晉圍衛午以
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
報寒氏之役　衛闕門與午闕　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

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皆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衞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捘衞侯手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衞衞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遄速也〕

【疏】城其西北而守之　正義曰築城於其西北之地而守之也本或北下有隅那二十五年

傳云陷西北隅以入又云登西北隅以望涉彼而誤耳今定本有隅誤　以徒至如植　正義曰涉佗以徒十十人且姓門焉涉佗先至步行門之左右然後其徒皆至而立如植木然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爲

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己逆呵之鱄諸殺吳王亦用劍刺之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叛而以圍告廟故書圍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掌工匠之官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己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

不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
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
宣言於郈中詐爲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
齊人將遷郈民謂易其民人衆兇懼不欲遷駟赤
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
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
郈民易取齊人與郈無異勝於守郈爲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
與子地言非徒得民又將得齊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

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僞爲侯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

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救侯犯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籍也為下武叔如齊傳

疏注僞為至授之 正義曰少儀說以器物授人之禮云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鄭玄云穎鐶也拊謂把辟刃不以正鄉人也是禮授刀劍當以鋒刃自鄉而授其鐔今圉人僞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欲因推而殺之 使如之 正義曰言使為如此之計而欲殺之 注犯以至書圉 正義曰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注云不書不告廟八年陽虎叛注云叛不書略家臣此侯犯以郈叛不書者亦為不告廟略家臣也不書叛而書圉興動大衆以圉告廟故書圉也然則九年伐陽關討陽虎亦應書而不書者蓋師少不告廟故不書 注揚水

三行命　正義曰唐詩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彊盛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其三章云揚之水白石鄰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注云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鄭箋云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己動民心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向魋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也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

頽焉子爲君禮（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

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

曰是我迋吾兄也（迋欺也）吾以國人出君誰

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疏 朱其尾鬣　正義曰爾雅舍人注云鬣騣也

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經書辰奔在聘後者從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

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

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郈德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

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爲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稱弟例在前年

疏注蕭宋邑　正義曰莊十二年宋萬弑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爲附庸宣十二年楚子滅之復爲宋邑故辰等今入之以叛也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取

臣之怨叔還如鄭涖盟還叔詣曾孫疏注還叔詣曾孫正義曰世族譜云叔還叔弓曾孫也又世本云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叔生成子還還爲叔弓曾孫杜云叔詣曾孫轉寫誤耳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惡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無傳四年盟皐鼬疏注四年盟皐鼬正義曰定以昭三十二年即位其年大夫盟于火泉以未告公而公薨經無別文故不敘

夏葬

薛襄公無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

疏注墮毀至其城 正義曰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代而不克十年侯犯以郈叛一年再圍而不克良由其城險固家臣數以背叛仲由爲季氏宰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令墮三都以是故毀壞其城慮其拒之故帥師而往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但傳稱費人襲魯而仲尼在焉是仲尼知其事謂墮之爲是故不禁也釋例曰三都彊盛以奪三家之權陪臣執政下陵上替故仲由墮之而仲尼不禁帥師登臺僕不肯克直隨事而書以示三家之彊無義例也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彄孟縶子

疏注彄孟縶子 正義曰世族譜云孟縶無子靈公以其子彄爲之後也爲後則爲其子故云孟縶子此實公孫而不稱公孫者縶字公孟

族即以公孟為氏劉炫謂公孟生得賜族故彄即以族告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無傳書過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無傳結叛晉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黃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無傳國內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與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疏注國內至告廟　正義曰成魯邑國內用兵計不應書而出入皆書者為與動大衆皆告廟也釋例曰臣執命大都耦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公親圍之雖不越竟動衆與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於廟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曹邑還

滑羅殿羅衛大夫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界不退在行列之後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疏與其至無勇　正義曰羅以曹國小弱不敢來追衛師而在後爲殿是空設嚴猛等與其空爲嚴猛寧爲無勇示弱誘之使曹人不悼以爲後圖仲由爲季氏宰仲由子路將墮三都三都費郈成也彊盛將爲國害故仲由欲毁之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不得志於叔孫氏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

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下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爲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佯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疏注仲尼時爲司寇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十年

會于夾谷時已爲司寇矣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是此時仲尼爲司寇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之援

夏築蛇淵囿 無傳書不時也

大蒐于比蒲 無傳夏蒐非時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無傳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書叛惡可知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吉射士鞅子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言韓魏之彊猶列國

疏 注韓魏至列國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此傳稱韓魏以趙氏爲請故趙鞅得稱歸韓魏非諸侯亦從諸侯納之例者韓魏之彊猶列國也釋例曰韓魏有耦國

之彊陳蔡有復國之端故晉趙鞅楚公子比皆稱歸從諸侯納之例言非晉楚之所能制也薛弒其君比無傳稱君君無道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垂葭改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意茲齊大夫銳師伐河內今河內汲郡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晉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

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載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己車攝代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

疏注垂葭至郹亭正義曰釋例曰經書所攻之名則傳以實明之許遷于夷實城父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之比是也則是先名郹氏後名垂葭而此云垂葭改名郹氏者杜意以爲垂葭是新改之名本是郹氏也故以結之與釋例不違劉炫以此注自違釋例以爲地無新舊之異止是一地二名若如劉言案許遷于夷實城父經書夷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經書垂葭許遷于析實白羽以此準之經應書析不應書白羽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經應書祝其不應書夾

公杜以文同事異故以新舊明之劉不細尋經傳以規杜過非也　齊侯至乃止　正義曰齊侯輕脫欲得與衛侯同乘先與之宴飲而先駕乘廣於門外豫於廣車之上而載甲焉飲未終而使人告曰晉師至矣齊侯謂衛侯曰比及君之駕至以來君既未有兵車寡人請以己車攝代衛車與君同乘齊侯乃著甲而與衛侯共乘驅之而行或告無晉師乃止傳載此者言齊侯之輕所以不能成功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　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晉陽晉陽趙鞅邑　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　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為是故與邯鄲親　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

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說劒入欲謀叛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趙午子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壻父曰姻荀寅

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請以我說趙孟不可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皐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

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士吉射）故五子謀（五子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爲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經所以書趙鞅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録晉衰亂）

疏注午趙至宗親 正義曰世族譜趙衰趙夙之弟也衰生

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其家爲趙氏凡孫穿穿生旃旃生勝勝生午其家爲耿氏計衰至鞅凡至午皆六代今俗所謂五從兄弟是同族也別封邯鄲世不絶祀故使邯鄲人更立午之宗親 注婿父至射女 正義曰釋親云女子子之夫爲婿婿之父爲姻知荀寅子娶吉射女也董安于 正義曰史記云安于性緩常佩弦以自急者即此是也 文子欲以爲卿 正義曰既欲以爲卿則當去范中行二氏乃始得立言此者明文子欲爲亂以去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史魚）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

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戌也驕其亡乎（戌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與禍難）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爲明年戌來奔傳）

疏 注靈公至之徒 正義曰傳於明年始云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此年言夫人之黨杜云宋朝之徒者靈公之召宋朝又在前矣明年爲宋人歌而發端非明

年治召之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陽趙黶孫書名者親富不親仁

疏注陽趙黶孫　正義曰案世本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即黶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戌皆惡之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詐吳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疏注於越至書敗　正義曰於越即越也夷言發聲謂之於越從彼俗而名之也傳稱陳于檇李則是皆陳而從未陳之例云敗吳者越使罪人詐吳亂吳之陳使不

得用力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釋例云長勺之役雖俱陳而鼓音不齊檇李之役越人患吳之整以死士亂吳雖皆已陳猶以獨克爲文舉其權詐也

吳子光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公至自會無傳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無傳

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疏注石尚至共福

正義曰社以天子上士中士俱稱名氏石尚必是士矣但不知爲是上士爲是中士故注直云士耳必非下士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命數者周禮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大夫既四命則王士三命也故鄭玄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曲

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得不以命數當天子之士故稱士也襄二十六年晉韓起聘于周自稱曰晉士起是諸侯之卿與天子之士命數同也以諸侯之卿三命再命皆書名氏大夫一命則稱人知天子上士中士稱名氏下士則稱人也成十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先儒及杜緣彼傳文知是定例故解此云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周禮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云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以祭肉賜諸侯與之共福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彄書名與蒯聵黨罪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無傳稱宋公之弟例在十年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無傳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疏 注會公至曰會 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就遇處行

朝禮故曰朝此就莚處行會禮而不用朝禮故曰會也言不用朝禮辨其與蕭叔文異

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

疏注公叛至史闕 正義曰城邑之由傳無其說以傳稱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行氏知爲叛晉之故懼而城此二邑也無冬闕文自是常事特辨此者說公羊者以此城在冬故去冬字何休云是歲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言去冬者惡之也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言去冬見無臣也杜以此爲妄說且明城實在秋是非時而城故特辨冬闕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終史魚之言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

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

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

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

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

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

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

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

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

知伯荀瑤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趙氏廟【疏】安于則惡而死 正義曰安于請趙孟先備趙孟不從其言則安于其無罪矣但安于之謀國人聞之梁嬰父忌其知謀恐趙氏彊盛假此事而罪之趙鞅叛而得還不敢違命故安于自縊死耳 祀安于於廟 正義曰禮臣有大功配食於廟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尚書盤庚告其卿大夫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安國云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天子既有此禮諸侯或亦有之今趙氏祀安于於趙氏之廟其意亦如此也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

二月楚滅頓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故也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句踐禦

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允常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以劒注頸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釋經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

立於庭（夫差闔廬嗣子）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後三年哀元年）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脾上梁間即牵）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衛侯爲夫人南子

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蒯聵衛靈公大子盂邑名也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知其欲殺己）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

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戕殘殺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疏會于至文瑕　正義曰此會于洮還是上文會于洮也傳爲野人之歌張本故追言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召在遠年非今始召欲說適宋野巳陳此語故又本之云齊宋會于洮時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而被譏也服虔以會于洮上屬爲義言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

宋公會于洮言爲召宋朝爲此會也然則宋不朝是宋之公子衛侯欲召則召何須與宋爲會方始召之直言會于洮會上無國名知與何國會而言宋衛乎服不達此勢恩之甚也　注婁豬至老也　正義曰釋獸云豕子豬牝豝牝者謂之豝則豝是豬之牝故以喻宋朝也以婁豬爲求子之豬相傳爲說耳曲禮人年五十曰艾是艾爲老也　少君　正義曰少君猶小君也君爲大君夫人爲小君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　二子黨范氏者終景王言籍父　無傳　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鄭助范氏故并敗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無傳不言所食之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　疏　鼷鼠食郊牛

正義曰爾雅云色黑而小有毒公羊以為不言其所食漫也謂所食非一處穀梁注意亦然非杜意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頓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無傳書過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不果救故書次邾子來奔喪無傳諸侯奔喪非禮【疏】注諸侯奔喪非禮 正義曰昭三十年傳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諸侯親自奔喪會葬皆非禮公羊亦云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

九月滕子來會葬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丁巳葬我

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昊乃克葬【疏】雨不克葬　正義曰穀梁以爲葬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非左氏意

辛巳葬定姒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疏】辛巳葬定姒　正義曰公羊傳云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公羊此意以爲定姒是妾哀公之母以哀公爲君未踰年故書其卒葬耳左氏以定姒實夫人但禮不備不成喪是哀母以否傳無明說　注辛巳至無月　正義曰此年八月庚辰朔二日則辛巳九月不得有辛巳也更盈一周則六十二日月大一大一小十月己卯朔三日得辛巳是有日無月也

冬城漆邾庶其邑【疏】注邾庶其邑　正義曰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在二十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稱城漆漆本邾邑不得有先君宗廟而稱城者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則雖小

曰都尊其所居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而穎氏唯繫於先君之廟患漆本非魯邑因說曰漆有邾之舊廟并使魯人尊邾之廢廟與先君同非經傳意也是言漆是大都自應稱城言庶其邑者意在排舊說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王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

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畀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爲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疏注玉者朝者之贄正義曰曲禮云凡贄天子鬯天子尊無與敵者故執其鬯酒以對神諸侯圭是謂玉爲贄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朝必執玉也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俘取也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五月壬申公薨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齹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袝也赴同袝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日夫人

疏

注赴同至夫人　正義曰夫人初薨赴於同盟之國其辭當云夫人某氏薨是赴則成夫人也禮適妻袝於適祖姑妾袝於妾祖姑若得袝祖姑則亦成夫人矣此赴同袝姑皆是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日夫人薨二者謂行一事則得稱夫人故此以不赴兼又不袝解不稱夫人也葬定公

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於寢故書葬

疏注公未至書葬　正義曰傳直言不成喪也不知闕少何事但小君者夫人之號不稱小君與不稱夫人其事同矣故知不成喪者即不赴不祔是也由不赴不祔夫人之喪禮不成故不稱小君也此定姒實是夫人臣子怠慢不成其禮故書卒不稱薨書葬而不稱小君所以罪臣子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是由反哭於寢故書葬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曾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疏冬城至告也　正義曰書城漆者書其城不以時所書在冬依其文則得時矣故傳辨之云不時告也城實非時知其不可而以時告廟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四

修職郎新差充婺州州學教授趙　[illegible]點勘